

天安门对峙

1989年，中国的大学生们在一场最终以“天安门屠杀”为悲剧结局的伟大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中震惊了世界。请跟随这个博客和《天安门对峙》一书来重新经历那场历史。

首页 八九一日 八九人物 八九文件 八九图片 八九书籍 八九回忆 八九纪念

Thursday, June 4, 2015

《天安门对峙》中文版

八九回忆：吴仁华《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

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

吴仁华

1990年5月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北京大学廿九号楼，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有王军涛、王丹、老木、甘阳、刘苏里、杨涛等人。

当日，北京城的气氛已非常紧张，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已纷纷离开京城避风。

会议决定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增派一支特别纠察队，任务是维护秩序，保护刘晓波、侯德健、高新等四位绝食请愿的分子和广场学生指挥部。于是，我和刘苏里主动请缨，保证迅速组织并带领一支特别纠察队赶赴天安门广场。

会议尚未结束，我与同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即匆匆赶回中国政法大学，通过学生自治会广播站，召集了四十多名男学生组成特别纠察队。

下午三时四十分许，我们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接管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纠察任务。此前，这一带的纠察线已经松弛得近乎消失，只有寥寥无几的市民纠察队员三三两两地散布着。

尽管局势已经急剧恶化，但我们与所有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一样，赤手空拳，没有任何防卫武器，因而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依然丝毫没有以暴易暴的准备。

晚六时许，一群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送来一名化装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人。此时化装进入广场的军人和警察为数众多，任务是侦探广场上动态，尤其是侦探学生指挥部的动态，并趁机制造混乱，以便于血腥镇压。这名军人由于沿途一再受到学生和市民的谴责，已经惊恐得失去常态。我们急忙将他保护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的帐篷里，并请来照料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医生，帮助我们稳定他的情绪。我们在对他进行一番有关八九民运的真相和宗旨的宣传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他安全送离天安门广场。

晚六时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出第一项紧急通告，该通告使用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字眼，显露出血腥镇压的苗头。但是，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并未引起应有的警觉，一切仍按既定的计划照常进行。

晚七时，广场学生指挥部在纪念碑南侧召开有关学生和市民被军人和武警所伤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学生领袖柴玲、李录、封从德、吾尔开希主持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北京测绘出版社职员郑鲁滨的控诉发言令人印象深刻。郑鲁滨身为中共党员，六月三日下午三时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看见一群军人用武装带猛抽学生和市民，便冲上去抢救一位被军人击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也遭到军人的毒打，头部被军人用钢盔击破，血流如注，白衬衣几乎全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广场上的秩序有些混乱，虽然在六月一日经过一次全面的整顿，搭起了香港同胞捐的帐篷，表面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实际上的操作和管理仍然混乱，学生领袖们对管理广场有点力不从心。我们这些要坚守到翌日中午的特别纠察队员在晚八时后仍吃不上饭，而学生指挥部物资处却将大量的盒饭供给以各种理由来到纪念碑底座的人员。我一方面安排安抚纠察队员的情绪，一方面与物资处负责人交涉，甚至以撤走纠察队相威胁，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很晚以后，我们才在香港物资供应站领到食物，每个人一个小面包，每两个人一小瓶软包装汽水。

晚九时五十分许，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第二项紧急通告，要求北京市民呆在家中，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以保证生命安全。

该通告让人联想起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在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前夕所发表的类似的广播讲话。回想当年，我曾可悲地信从了中共的宣传，从内心里拥护当局对所谓胆敢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借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采取镇压行动。而今，我却置身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之列，真不知道应该算是我的光荣，还是应该算是中共的悲哀。



点击图片去Amazon购买

“Standoff at Tiananmen”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lick on the picture to purchase at Amazon

中文书介绍

1989年，中国北京的大学生走向街头，向自己的独裁政府挑战。在短短的两个月里，这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从和平请愿逐步演化为忠诚的反抗，最后在面对军队镇压时发展成要求共产党政府垮台的抗议。《天安门对峙》是那一段壮美日子的叙事体历史，记录了当时学生经历盛大游行的喜悦、长时间绝食的苦痛、领导层的内斗、茫然和失落，以及对大屠杀的极度愤慨。

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天安门对峙》中第一次得到完整、系统的叙述。

《天安门对峙》

在谷歌图书上阅读全文

书摘: 序幕

书摘: 胡耀邦追悼会

书摘: 四二七大游行

书摘: 绝食的发起

书摘: 与阎明复对话

书摘: 与李鹏见面

书摘: 绝食的结束

书摘: 撤退的决定和破产

书摘: 柴玲“最后的话”录像

书摘: 刘晓波及四君子绝食

书摘: 屠杀之夜

中文书评

英文书评

勘误和补充

访问相应英文网站:

Standoff At Tiananmen

资料

《纽约时报》八九年报道

订阅



Subscribe in a reader

Find it on Facebook



博文存档

► 2017 (4)

► 2016 (28)

▼ 2015 (206)

► December (9)

► November (5)

► October (4)

► September (10)

► August (3)

► July (12)

▼ June (51)

第二项紧急通告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了血腥镇压讯号，任何只要稍具政治敏感的人，都应该能从中嗅到火药味。但由于自从五月十九日北京城实行戒严以来，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回荡着“狼来了！狼来了！”的呼唤，而狼却始终没有出现。因而广场上的大多数人并未对此项通知引起应有的警觉。

纵观天安门广场，依然人山人海，四十年来深受中共当局压抑的群众象往常一样，尚在欢庆着盛大的节日。他们或是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民主女神”塑像，或是簇拥在纪念碑底座北侧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绝食棚前，齐声而有节奏地呼喊着：“侯德健出来！侯德健出来！”渴望一睹著名作曲作词家侯德健的风采。当时的北京城曾流传着一句话：“先看女神后看猴（侯）”。

晚十时，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按原计划在“民主女神”塑像下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宣告正式成立，著名政治学者严家祺、作家赵瑜等人出席并致词。

晚十时十六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罪恶的枪声终于回响了，时间是晚十一时许。当第一阵枪声从西长安街方向传入广场时，人们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

紧接着，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那一片夜空。

枪声揭开了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血腥镇压的序幕，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仪式则在枪声中匆匆落幕。

此后，一些人陆续来到广场学生指挥部报告军队在各处用真枪实弹屠杀和平学生和市民的情况。来者几乎全都满身血迹，或是自身受伤，或是救护他人所致。直到此时，广场上的人们才如梦初醒，中共当局不仅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使用催泪弹、电警棍，而且使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和坦克。所谓的人民子弟兵开始血腥屠杀人民！

午夜十二时，广场学生广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学生死亡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噩耗。这是八九民运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布学生死亡的消息，引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悲愤情绪迅速弥漫。一位男生在广场中唱起了萧邦的《哀歌》：“沉沉浓雾，慢慢地升起，迷住我双眼和茫茫大地；有一支哀歌，在心中响起，我欲唱又止，把悲痛藏起……”如诉如泣的歌声回荡在广场的上空，数以千计的学生肃然端坐，唯一一行行泪水流淌着。

六月四日凌晨零时三十分许，广场中传出吾尔开希哭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被射杀的经过，这名女生当晚随他一起从北师大校园出发。吾尔开希由于过度激愤，声音时断时续，终致完全消失。只听得广播中传来一阵忙乱的声音，有人焦急地呼叫着救护车。吾尔开希晕过去了。

广场学生指挥部在十二时过后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副总指挥李录通过广播号召广场上的学生有秩序地向纪念碑集结，团结一致，准备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

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学生约近万人。纪念碑北侧的人数最多，约有五、六千人，南侧次之，约一、二千人，东西两侧人数不多，各有数百人。此外，在广场四周边沿地带，尚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约在七、八万之众。在帐篷内，也还有数目不详的学生睡觉休息。

在血腥镇压开始后，我亲自接待了几位来自屠杀现场的报界者。

一位河北的十一岁的小男孩，来自虎坊桥一带，哭诉他在京当民工的哥哥被军人射杀。可怜的小男孩惊恐已极，怎么也说不清在京的住处。我强忍泪水，安排人员护送他离开广场。

一位北京大学好友来自西单路口，愤愤指控军人杀人兽行。在西单路口，有一群约百名学生，打着两面旗帜，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正规模旗，一面是临时自制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医学院的旗帜。这群学生手挽手、肩并肩，对着杀气腾腾的军队迎面而去，反复齐声呼喊着一句口号：“为了可爱的祖国，我们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劝阻军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军人先是朝天放了一排子弹，时隔不到一分钟，即端枪向这群学生扫射。在密集的枪声中这群学生先后纷纷倒下。景况之惨烈，令两旁目睹者无不悲愤万分，不顾安危地怒斥军人：“畜牲！畜牲！”

一位北京市民来自五棵松一带，他叙述说，当军队坦克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数以万计的人试图阻挡，但坦克毫不减速，冲向人墙。一名群众躲闪不及被冲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抢救，后继的坦克依然全速前进，连续过了四十余辆坦克，地上只留下一片肉浆，惨不忍睹。（事后查明，这名死难者是航空航天部的干部。）

从屠杀现场不断传回的消息，对坚守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造成强烈的刺激。一部分人忍受不了愤怒，准备奋起反抗，以暴易暴。他们四处寻找一切可以用作自卫武器的东西，包括石块，汽水瓶子和从帐篷上拆除下来的棍棒。人们陆续离开广场，冲向枪声最激烈的西长安街。

在六四屠杀事件中，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以暴易暴的行动，是无需否认的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不过，就时间而言，军队血腥屠杀于前，学生和市民的反抗于后；就因果关系而言，军队的血腥屠杀是因，学生和市民的反抗是果。

六月四日凌晨零时十五分，一辆装甲车沿长安街从天安门城楼前由西往东急驶而过。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毫不减速。紧接着，又有一辆装甲车从同一线路快速驶过。愤怒的民众纷纷捡起石块投向装甲车，并有不少人挥舞着棍棒冲向装甲车，毫无惧色地抽打装甲车。对于装甲车这类钢铁怪物来说，这些举动近乎唐吉珂德斗风车，然而，这时并没有丝毫的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

这是当晚最初发生在广场视野之内的军方行动。

零点三十分，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方向分别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大道，风驰电掣，横冲直

撞，围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向学生炫耀武力。其中一辆在辗过交通隔离墩和广场外沿的铁栅栏、企图进入广场东北端时发生了故障，骤然停车不动。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砸，继而被棉被铺盖上去烧烤。大火腾空而起，三名军人忍不住高温钻出了装甲车，顿时遭到民众围殴。在场学生竭力保护，将他们送到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急救站。一位学生被群众误伤，头破血流。

眼看着熊熊火焰迅速吞噬着装甲车，我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还是惋惜，唯有广场失守在即的感觉越来越清晰。

零点五十分许，无数颗照明弹和信号弹从四面八方飞向天安门广场上空，偌大的广场顿时被照耀得如同白昼，俨然成为决战在即的战场。

童年的记忆被唤醒。六十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全国性武斗期间，我的家乡温州是全国闻名的武斗地区，那时的我对枪声和死亡已习以为常。使我惊讶的是，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年学生们，此时此刻也表现出异常的镇静，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人因为害怕而哭泣。

随着枪声的临近，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面临空前的考验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进行殊死的抗争，尤其是那些来自屠杀现场的学生和市民，情绪极为激烈，理智已被极度的悲愤所取代。他们破口大骂依然秩序井然地静坐在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你们难道坐在这里等死吗？你们难道还对那群野兽抱有幻想吗？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不上去拚了！为了保护你们牺牲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甚至有人挥舞棍棒威吓学生。的确，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北京市民的牺牲已经足够惨重。这些斥责的话语强烈刺痛着在场每一位人的心，冲动的情绪像旋风般传来。

一名浑身是血的北京大学学生疯了似地冲上纪念碑底座，不断大声地呼喊着：“给我机枪！快给我机枪！我要去杀尽那群畜牲！我要为死难同学复仇……”他根本无法如愿，那些早些时候被学生和市民所搜检到的军人故意遗弃的无法使用的枪支，早已由广场学生指挥部有组织地送交给公安部门。他只有失望地抱头痛哭，神情令人心酸。

在广场学生指挥部里，以柴玲为首的学生领袖们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考验。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冲进来，要求学生领袖们正视军队开枪屠杀和学生市民伤亡的现实，放弃不抵抗的宗旨，号召并带领大家进行暴力抗争。在持续的刺激下，不断哭泣的柴玲曾一度冲动得难以自制，一把夺过广播员的话筒，对广场上的学生大声疾呼：“无耻的政府已经大开杀戒，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东西，到广场边缘去，准备自卫、准备反抗！”柴玲的举动当即遭到在场青年教师的劝止。此时此刻，这些学生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将关系到广场上数以千计的年轻生命的安危，责任重大，远远超出了他们这般的年龄所能承受的限度。

柴玲终于冷静下来了，在最后关口，她和李禄等广场学生指挥部的成员们，这些历来被认定为激进派的学生代表人物，决定继续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吁学生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视为武器的东西。

学生领袖和各高校在场的青年教师纷纷下到学生队伍中间，反复宣讲：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我们曾为此作出过许多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继续坚持这个宗旨。让我们以和平来迎接暴力，让我们以平静来迎接死亡，让我们以理性来迎接愚昧。

我带领纠察队员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将一些石块、汽水瓶子和棍棒等不是武器的武器收集到一起，集中管理，以防止个别人在激愤之余有违和平请愿的宗旨。纪念碑一带的学生手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武器的东西，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个汽水瓶子，军队所面对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请愿者。

四周的枪声越响越近，牺牲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广场和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的带领下，全体人员起立，庄严地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为一小撮阴谋家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紧接着，一阵悲壮的《国际歌》声响起：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真正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歌声盖过了广场四周密集的枪声，也驱走了人们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恐惧和犹豫。

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此时此刻，人们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洋溢着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情感。学生们纷纷前来与我紧紧拥抱，表示最后的情感。在生与死的临界点许多学生不顾自身的安危，恳切地劝我离去，说：“你是我们尊敬的老师，我们不愿让你冒任何生命危险。”

面对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年轻学生，我除了激动，只是感到悲哀和羞愧。悲哀的是，这些属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年青一代，却将直面冷对血腥镇压的危险。羞愧的是，此时此刻，除了极少数与学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高校教师之外，已见不到其它知识界人士。多年来，许多知识界精英分子一直对学生鼓吹民主，在八九民运期间他们也信誓旦旦地宣称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用鲜血和生命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借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向专制屈服，而如今，当真正需要为真理进行最后的斗争时，他们又身在何处？他们的道德勇气又何在？

凌晨一时三十分许，大批军人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沿西长安街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面的天安门城楼前，集结在金水桥一带。这支最先到达的军队是属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所谓“红军团”。这支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杀集结在西观礼台附近、长安街和广场北端的学生和市民。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为了躲避枪弹，慌不择路地躲进

八九一日：7月1日，美国白宫特使秘密抵京举行高层会谈

八九一日：6月30日，周舵被捕、陈希同做总结报告

八九文件：钱学森《人民的共同心愿》

八九文件：李鹏《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八九一日：6月23日，新华社公开刘晓波被拘捕

八九文件：新华社《刘晓波参与动乱被拘留》

八九回忆：刘晓波《避难在外交公寓》

八九一日：6月22日，北京处决七名打砸抢烧罪犯

八九文件：新华社《北京七名罪犯被处决》

八九文件：新华社《北京判处八名严重刑事犯死刑》

八九一日：6月20日，上海处决三人、布什总统给邓小平写信

八九回忆：陶斯亮《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八九一日：6月16日，杨涛被捕、袁木接受美国电视采访

八九图片：1989年6月15日，工人清扫人民英雄纪念碑

八九人物：乔石

八九文件：北京日报《美国之音的不光彩行径》

八九人物：张德培 (Michael Chang)

八九图片：1989年6月9日，邓小平露面和戒严中的北京

八九一日：6月8日，李鹏露面，柴玲录音，李卓人被捕

《天安门对峙》书摘：序幕

八九图片：1989年6月5日，挡坦克的人

八九图片：1989年6月5日北京街头的坦克和戒严部队

八九图片：1989年6月5日，北京学生和市民纪念遇难者

八九回忆：周舵《血腥的黎明》

八九回忆：吴仁华《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

八九文件：高自联《告世界同胞书》

八九文件：新华社香港分社部分干部声明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撤回学校的学生以各种方式纪念、抗议

了横跨长安街的地下信道。

我久久眺望着天安门城楼上高高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心情痛苦而复杂。四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那儿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如今，就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共和国的人民却一个个倒在所谓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

几乎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南面，近千名荷枪实弹的军人途经永定门、宣武门，从前门方向抵达人民大会堂南侧。大批学生和市民纷纷退入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一带靠拢，有不少人先后中弹倒下。

另有一批军人集结在纪念碑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和前门箭楼之间，人数有三、四千之众，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在天安门广场东面，近千名军人集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试图接近他们，加以宣传劝导，但受到军人端枪阻吓，未能奏效。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在人群中大哭，诉说他的哥哥被军人打死了，要冲上去与军人拚命，被香港女学生李兰菊拦住了。当李兰菊再次发现这位少年时，他已全身鲜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怀里，于是李兰菊当场悲愤得晕过去，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临时急救站。

在天安门广场西面，一向紧闭的人民大会堂东侧大门突然敞开，数以千计的军人如潮水般地涌出，源源不断。在军方安排的摄影灯光的映照下，只见一片密密麻麻、闪闪发光的钢盔在晃动，犹如无边无际的海洋。（据六四事件后解放军总政治部编着的《戒严一日》一书透露，当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军队是一个集团军和一个炮兵旅。）这批军人集结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一带。

从人民大会堂里突然冒出如此众多的军人，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终于醒悟，中共当局血腥镇压计划蓄谋已久，他们早已通过北京城地底下的战备信道调兵遣将，将数以万计的军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等处，做好了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准备。至于连日来在大街上所进行的军人赤手空拳徒步天安门进发的行动，无非是转移人们视线，制造军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显示了军人仁慈克制的虚伪假象，又有利于寻找血腥镇压的口实。中共当局的阴谋狡诈，是常人所很难体察的。至此，天安门广场已经完全处于四、五万军人的严密封锁包围之下，以武力清理并占领天安门广场作为胜利目标的军队，开始将枪口直接瞄准纪念碑一带的学生。

外界通常认为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于凌晨四时三十分，其实，在军队抵达广场之初的凌晨一时三十分许，清场行动即已开始，因为在军队抵达之初，即有许多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伤亡，陆续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生程仁兴就是在此时被枪杀身亡的。

紧接着军队对天安门广场包围圈的形成，安置于人民大会堂处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最后通牒式的紧急通告。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

临近凌晨二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军人开始对着纪念碑上空开枪，一排排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不远处飞过。起初，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放低身子行走，后来就习以为常了。一些记者开始撤离纪念碑底座。

两名学生在广场西北角受到枪伤，一位伤在手部，一位伤在肩部。这两名受伤学生被及时地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急救。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焦急地跑来告诉我，有部分政法大学的学生怎么也不愿离开帐篷。于是，我急急赶到纪念碑东侧的政法大学帐篷，里面果真尚有十多名学生或躺或靠地在睡觉休息。情急之下，我利用教师的权威，喝斥他们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队伍中去。

来回奔走之际，我发现附近的帐篷里或多或少也有学生在睡觉。

凌晨二时许，集结在金水桥前的军队派出一支特种部队小分队清理广场北面沿边地带。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会总部首当其冲，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工自联总部原先处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在屠杀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出于保护纪念碑一带学生的考虑，将总部迁移到广场西北角。

一位幸免于难的工人弟兄手提一只黑色小箱子来到纪念碑底座，但因身分不明而遭到学生拦阻。我下去询问，得知他想将小箱子交由学生指挥部保管。我告诉他，就目前情形看，学生指挥部并非安全之地，还是带着它离开广场为好。

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在八九民运中，最具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护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那一晚，有一队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我们在纪念碑底座协同执行任务。当血腥镇压的枪声响起后，这些工人纠察人员陆续奔向西长安街。大约在凌晨一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回到纪念碑底座，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其它的工人弟兄都英勇牺牲了……。此时，这支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仅剩下的两位女青年，甩掉披在身上的旧军大衣，情绪极为冲动地就要冲向西长安街。我和学生哭劝她俩，不让她俩前行。她俩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弟兄们都死了，我们不能贪生不去呀……”最终她俩还是随着那位浑身是血的小青年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继工自联总部之后，坚守“民主女神”塑像的学生也遭到戒严部队小分队的扫荡。广场四周再也见不到学生和市民，纪念碑已成为狂风巨浪的孤岛，失去了所有的屏障。广场学生指挥部放弃了原先的所在地——位于纪念碑底座下东北侧的绝食团广播站，撤至位于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东南角的学运广播站。

学生领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通过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地向四周的军人发出呼吁：“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广场上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和平请愿……”。

学生们在做和平抗争到底的准备，有学生送来一桶桶水，让大家将手中的口罩、毛巾放进水桶中浸透，以防护催泪瓦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戒严部队在北京街头搜捕“暴徒”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中午市民与戒严部队在南池子附近对峙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上午木樨地市民围观、焚烧被士兵遗弃的军车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清晨，戒严部队清扫天安门广场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清晨，清场完毕的北京街头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大屠杀之夜被民众杀死的戒严部队士兵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大屠杀之夜平民伤亡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早晨，六部口惨案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凌晨5点左右，学生撤离、士兵冲上纪念碑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凌晨4点左右的恐怖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凌晨二点左右，聚集在纪念碑下的学生和外围的士兵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凌晨一点左右，15军装甲车003号被焚毁，乘员遭殴打被学生解救

八九图片：1989年6月3日午夜时分的天安门广场

八九图片：1989年6月3日晚市民阻挡军队、抢救伤员

八九图片：1989年6月3日晚全副武装的军人开始推进

八九图片：1989年6月3日下午的广场和北京街头

八九图片：1989年6月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附近的军民冲突

八九图片：1989年6月3日下午六部口附近发生的军民冲突

八九图片：1989年6月3日清晨发生的军民冲突

八九图片：1989年6月2日晚木樨地车祸

八九图片：1989年6月2日，刘晓波等四君子绝食

八九图片：1989年6月2日，学生抗议《北京日报》

八九图片：1989年6月2日，军队开始行动

- May (72)
- April (27)
- March (7)
- February (3)
- January (3)

斯。另有一些人在搜集棉被、棉大衣，用来铺在纪念碑外围的地上，以阻止装甲车和坦克前进。据说，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遇上软绵绵的棉被和棉大衣会无法前进。这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

凌晨二时三十分，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发表广播讲话：“同学们，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必须以我们的勇气和策略坚持到最后！此时，如果我们搞一些武力抵抗，势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那么，他们就可以欺骗世界，而我们就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坚持和平请愿，也许牺牲一部分人，但是，全世界都会彻底看穿这个政府的真实面目！”

紧接着，刘晓波等四名绝食知识分子也先后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学生在最后一刻一定要坚持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块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

突然间，一名纠察队员匆匆跑来告诉我，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南侧出现了枪支，是几位工人弟兄架设的。我闻讯急忙带着几名纠察队员赶过去。侯德健、刘晓波也已闻讯赶至。只见一挺机枪架设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枪上覆盖着棉被，枪口朝西。几位工人弟兄在旁严密监视着，不时用钢管敲打枪身，警告谁都不许靠近，否则他们将以钢管自卫。在我们犹豫之时，侯德健已上前抱住一位年约二十岁的青年，自我介绍说：“我是侯德健。”也许是由于侯德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帮工人弟兄并未动武。那位被抱住的小青年喊了一声“侯哥”，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一群最早也最坚决支持学生的人，为了阻挡军车，保护学生，他们的许多伙伴都牺牲了，他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家闻言都忍不住落泪。侯德健边安慰边把那位小青年拉走了。我和刘晓波等人留在原地继续说服他的工人弟兄。

经过再三劝说，我们终于得到了工人弟兄的谅解，拿到了这挺从装甲车上卸下来的机枪。另一位工人弟兄又主动交来了一支原先藏在附近帐篷里的步枪，这支步枪没有子弹。

我们回到纪念碑底座北侧，当着中外记者的面，由刘晓波将枪支在纪念碑的护栏上砸毁了。一位外国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毁枪的整个过程。

毁枪行动，再次重申了我们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即使面对残酷的血腥镇压，我们仍然坚持和平请愿的宗旨，我们愿意以流血为代价，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坚持到底。

凌晨三时许，在绝食棚内，四名绝食知识分子就当前的局势继续着紧张的讨论。在座的有几位高校青年教师。大家逐渐达成一个共识，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屠杀行动，不能再对结局抱美好的幻想了。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应当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更多的流血，争取和平撤离广场。但是，他们一时还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撤退方案。这时候，北京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由侯德健等人出面在他们的陪同下乘救护车出广场与戒严部队谈判，以争取学生和平撤离广场的许诺与时间。

随后，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匆匆走进学生指挥部，准备与学生领袖们商议撤离广场事宜。因为请愿静坐的主体是学生，广场的控制权在学生手里，没有学生领袖的参与，谈判就没有代表性。然而，学生领袖并不采纳和平撤离广场的建议，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轻易主动撤离广场有违初衷，等于将先前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的呐喊以及三千名学生绝食的成果付诸流水，这样做，对不起已经流血牺牲的市民和学生；二是即使主动撤离广场，还有秋后算帐的问题，历史已多次证明中共并不是宽容大量之辈，与其以后束手待毙被清算，倒不如现在放手一搏，坚持到底。

时间已是凌晨三时许，再也没有什么商议回旋的余地。四周的军队蠢蠢欲动，武力攻占广场的行动随时会发生。刘晓波等人只好放弃争取学生领袖共同参与谈判撤离广场的努力，决定先由他们自己出面去与戒严部队接触谈判，在取得一定的承诺后，再回头继续争取学生领袖的认可，带领学生主动撤离广场。

凌晨三时三十分许，侯德健和周舵作为绝食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两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从纪念碑底座西侧出口下去，寻找戒严部队谈判和平撤离事宜。

选择侯德健当代表，主要是借重他的知名度，他那张脸在大陆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证，也许可以在军人面前增加安全系数。选择周舵当代表，则是因为他那副文质彬彬的书生相，加上他说话慢条斯理有逻辑性，不象刘晓波容易情绪冲动，说话又结巴。

侯德健一行与戒严部队接触的经过不是我的耳力和目力所能及的，只好借助侯德健本人事后的一段自述：

才到广场的东北角，我们就看见了，整条长安街都已摆好了冲锋阵形的数以万计的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时我们停车的周围已无人影，不知道部队已在这儿待了多久了，一见我们跑来，立刻引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子弹上膛声，中间夹杂着叫骂喊住的声音，我们立即停住了脚步，医生急忙表明身分，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的名字的声音，听不清楚，但感觉并无恶意。

指挥官离我们不远，听清我们的来意后，与四五个军人一齐走上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见的那种四十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很厚、很软、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时他有点严肃（不能称凶）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他我们已然停止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表示需要请求总部，就在他走回部队中没五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的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的清晨五点熄灯，因为当时我们惊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来，扳动枪械，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及待的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上的碎瓶子，有的拣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们四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上，极为突出，前后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镇定，劝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三分钟不到，指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口，在我们的询问下，他告诉我们是部队的政委，姓纪，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它含义。

- ▶ 2014 (26)
- ▶ 2013 (6)
- ▶ 2012 (109)
- ▶ 2011 (58)
- ▶ 2010 (44)
- ▶ 2009 (23)

标签

- 王丹 (80)
- 柴玲 (61)
- 吾尔开希 (59)
- 北京大学 (54)
- 高自联 (43)
- 封从德 (41)
- 邓小平 (39)
- 李鹏 (38)
- 方励之 (35)
- 赵紫阳 (35)
- 香港 (35)
- 刘晓波 (34)
- 王军涛 (31)
- 严家其 (29)
- 李禄 (29)
- 刘刚 (25)
- 王超华 (25)
- 人民日报 (24)
- 包遵信 (24)
- 政法大学 (24)
- 流亡生涯 (23)
- 对话团 (21)
- 沈彤 (21)
- 筹委会 (21)
- 侯德健 (20)
- 周舵 (20)
- 民主女神 (20)
- 周勇军 (19)
- 布什 (George H. W. Bush) (18)
- 戴晴 (18)
- 阎明复 (18)
- 陈子明 (18)
- 张伯笠 (17)
- 北京师范大学 (16)
- 指挥部 (16)
- 熊焱 (16)
- 郑义 (15)
- 马少方 (15)
- 袁木 (14)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上……

凌晨四时，广场上的全部灯光突然一齐熄灭，黑暗笼罩了整个广场，顿时造成极强烈的恐怖气氛。人们的共同心理感受是：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于是，悲壮的《国际歌》再次响起。放声高歌的人们安然端坐着，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没有一丝骚动，异常平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刘苏里镇定而自豪地对我说：“几十年来第一次这么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咱们哥俩今天就是死也值了。”

黑暗中，最后几名中外记者撤离了纪念碑底座。也有部分学生随着市民零零散散地离开纪念碑一带，从前门方向撤离广场。最后坚持留在纪念碑一带的除了为数不多的高校青年教师外，几乎是清一色的学生，人数约有五、六千人，绝大部分集中在纪念碑北侧。

此时，在纪念碑西侧大约二、三十来米，有人用棉被、帐篷布等物点起了几堆篝火，火苗在风的吹动下闪烁。在广场的东北角，也有一团火焰在闪动，似乎是先前被民众放火燃烧的装甲车的余火。

在熄灯后不久，早已列阵于金水桥前的装甲车和坦克开始向广场推进。借助隐约的火光，只见广场北端中央的“民主女神”塑像首当其冲，在强烈的撞击下轰然倾倒，然后是一座座的帐篷被辗倒，连同帐篷内为数不详的学生，这些疲惫已极的学生尚在梦乡之中。

我的心也被辗碎了。

许多局外人不相信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下还有学生在帐篷里睡觉，完全是因为没有亲身经历广场那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缘故。我的两位学生虽然被我从帐篷中强行拉到纪念碑一带，但直到撤离广场为止，仍处在朦胧的睡意之中，对后来撤出广场的经过毫无记忆。这两位学生自五月十三日绝食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广场，疲惫得不能再疲惫。中共当局在六四事件摄制的题为“北京风波真相”的纪录影片中，就曾提到在学生队伍被迫撤离之后，有一名叫吴斌的学生在帐篷里被军人唤醒。

转眼间一辆重型坦克已经推进到纪念碑前，撞倒了纪念碑底座前最西侧的一根铁旗杆。粗大而结实的铁旗杆，在坦克这个钢铁庞然大物面前，犹如弱不经风的嫩芽，轻易地就被折断了。

由于是黑暗，帐篷的遮挡和心理的紧张，几乎是在看见铁旗杆倒下的同时，我才发现这个赫然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庞然大物。这辆坦克在黑暗中出现得太突然了，坐在铁旗杆附近的学生根本来不及移动。

约在熄灯后十分钟左右，侯德健一行急如星火似地来到学生指挥部的帐篷内，匆匆向学生领袖们介绍与戒严部队接触的情况，并继续劝导学生领袖们带队撤离广场。

四时三十分，广场上的灯重新点亮。从人民大会堂处的官方广播中传出戒严部队的通告。通告称：“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这个通告的播放，纯属当局欺世盗名，以掩盖血腥清场的真相。如前所述，血腥清场其实在凌晨一时三十分军队抵达广场之初即已开始，射杀驱逐广场边沿地区的学生和市民（包括北京工人自治会所在的广场西北角、“民主女神”塑像所在的广场北部中端），难道就不是清场？坦克快速推进到纪念碑前，辗倒“民主女神”塑像、铁旗杆、帐篷以及帐篷内睡觉的学生，难道也不算是清场？

在播放这个通告的同时，还播放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

灯亮之际，数以万计的军人，已经从广场东、西、北三个方面潮水般地涌向纪念碑底座。由于身后阻隔着纪念碑，我看不见南面的情景，但事后据纪念碑南侧的学生反映，在纪念碑南侧同时也有数以千计的军人向纪念碑底座逼近，并伴有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

凌晨四时三十二分，侯德健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向在场学生介绍与戒严部队接触谈判的情景，并发出和平撤退的呼吁。直到此时，广大学生才得知侯德健等人与戒严部队谈判撤离这件事。侯德健讲话的大意是：在没有经过同学们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去与戒严部队谈判撤离，希望大家谅解。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不能再流血了，呼吁同学们和平撤离广场。

侯德健的讲话激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四周发出一阵阵怒骂声，几乎是侯德健每讲一句话就被骂一句。许多学生怒不可遏，斥责侯德健是叛徒、怕死鬼、软骨头。有人站起来大声喊叫：“侯德健，你快滚蛋吧！别影响我们了！”一些学生甚至冲进广播站，或是抢夺话筒，或是要痛打侯德健。

周舵和刘晓波随后也发表了广播讲话，内容大致与侯德健相同，主要是呼吁学生和平撤离广场。

此时，在纪念碑东侧也开始有大批装甲车逼近，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历史博物馆一带的军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齐声呼喊：“快点撤！快点撤！”

军队和学生双方都处于极度的愤怒与紧张状态之中，在这种情景下双方一旦稍有冲突，就会导致大量人的死亡。我和几位高校青年教师纷纷不约而同地出面安抚学生的情绪，呼吁大家保持镇定和秩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在军队到达之后，谁也不许有过激言行，尽量避免流血冲突。

北京大学青年教师陈波在呼吁学生保持镇定和秩序的同时，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与学生生死与共，誓死捍卫民主运动的成果，决不向独裁专制者屈服。他鼓励说：同学们，我们的身后就是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能在这里流血牺牲，这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四周的坦克、装甲车以及密集的枪声，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豪气。此情此景，使我感慨万分。过

吴仁华 (13)

李进进 (13)

联席会议 (13)

项小吉 (13)

郭海峰 (12)

万里 (11)

我的书 (11)

民主沙龙 (11)

高新 (11)

工自联 (10)

方政 (10)

浦志强 (10)

陈小平 (10)

零八宪章 (10)

戈尔巴乔夫 (9)

支联会 (9)

李淑娴 (9)

杨尚昆 (9)

杨涛 (9)

胡耀邦 (9)

金培力 (Phillip Cunningham) (9)

上海 (8)

世界经济导报 (8)

挡坦克的人 (8)

民主墙 (8)

江泽民 (8)

程真 (8)

胡绩伟 (8)

诺贝尔和平奖 (8)

陈希同 (8)

韩东方 (8)

于浩成 (7)

北京日报 (7)

李洪林 (7)

林培瑞 (Perry Link) (7)

梁肇墩 (7)

胡启立 (7)

胡平 (7)

人民大学 (6)

刘宾雁 (6)

台湾 (6)

周锋锁 (6)

天安门母亲 (6)

曹思源 (6)

李锡铭 (6)

社经所 (6)

高瑜 (6)

去同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对他有所误解, 认定他属于只动口不动手的虚弱书生, 以至于不屑与他来往。陈坡在六四事件后身陷牢狱。

我逐一叮嘱守在纪念碑底座最高一级台阶上的特别纠察队员们, 在最后时刻, 一定要尽忠职守, 将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坚持到底。望着眼前这些熟悉而可爱的学生, 想到自己再也无法尽到保护的职责, 心情极为痛苦。唯一可以自慰的是, 在生死考验之际, 我与自己的学生们在一起, 我没有恐惧和退缩。

军队开始逼近纪念碑。走在最前列的是一批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的军人, 平端冲锋枪, 手指紧扣着扳机, 如临大敌, 成战斗队形, 弯着腰, 以蛇字形向前推进。面对着手无寸铁、静坐不动的和平请愿学生, 他们采用这种战场上的姿态, 实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恨。其后是成千上万的军人和少量的防暴警察, 也都是全副武装。最后才是督阵的坦克和装甲车。

学生们面对逼近的军队, 没有丝毫的慌乱, 只是不约而同地对准军队做出V字形手势, 使劲地挥动着。

军队在距离学生队伍不到十米处停下并迅速布好阵式。最前面是一排机关枪, 约二十挺, 架在地上, 机枪手趴在地上, 枪口紧紧瞄准学生队伍。其后是一排排冲锋枪手, 第一排蹲着, 后面几排站着, 枪口也紧紧瞄准学生队伍。最后面是人数众多、阵容更为庞大的方阵, 其中夹杂着少量手持电警棍和又长又粗棍棒的防暴警察。

这是一付典型的镇压阵式。

在侯德健等人的影响下, 面对严峻的局势, 学生领袖们坚守不撤的决心似乎有所动摇, 他们难以承担数以千计学生安危的重责, 最终决定在场学生立刻用口头表决方式决定是坚守还是撤离。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在广播中解释说, 在目前危急情景下, 我们已经不可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决定, 只能采用最简单的口头表决方式, 具体做法是, 我在广播中喊叫一、二、三后, 主张撤离的同学就喊“撤离”两字, 主张坚守的同学就喊“坚守”两字, 少数服从多数, 以声音的强弱来决定。口头表决的结果是坚守的声音远远越过撤离的呼声, 在纪念碑北侧几乎就听不到撤离的声音, 学生们还对眼前的军人做着V字形手势, 情绪高涨。然而, 学生领袖们还是倾向于撤离。

正当学生领袖们准备具体布置实施撤退行动之时, 军人鸣枪冲上纪念碑底座, 因而使侯德健等人力图促使学生和平撤离广场的良好愿望成为泡影。

凌晨四时四十分许, 在纪念碑北侧, 一支人数约四十人左右的军队突击队冲入学生队伍。他们身穿迷彩服, 端着冲锋枪, 紧贴着纪念碑底座两侧的汉白玉栏杆的边沿, 冲上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这批士兵异常凶狠, 目透凶光, 一边不断地对空鸣枪警告, 一边用枪托猛击坐在地上纹丝不动的学生, 开出一条通往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信道。他们抢夺学生手中和身边的物品予以毁坏, 其中包括录音机、照相机等。当场就有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 包括女学生, 许多人倒地不起。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们没有任何反抗行为, 甚至都没张嘴呼喊口号。这也正是这批人士能够迅速跨过数千名学生, 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原因。

与此同时, 在纪念碑东侧, 也有数十名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

这批士兵迅速占据了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四角, 端枪对准绑在纪念碑上的喇叭一阵猛射, 喇叭当即被打烂了。呼吁撤退的声音消失了。随后, 军人又迅速扯下挂在纪念碑上的横幅, 拆除绝食棚。从我身后的纪念碑东南角广场指挥部所在地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我心为之一紧, 默默地想: 指挥部完了! 更担心的是学生领袖和坚守在那里的纠察队员们的安全。

一些学生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大声对着士兵们呼喊: 不要对纪念碑开枪, 那是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纪念碑呀! 而招来的则是更为密集的枪声。

我与特别纠察队的成员们坐在纪念碑底座北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 当军人冲上来后, 已经从最后一道防线变为第一线, 首当其冲。端枪的军人分排在我们的身后, 枪口几乎紧贴着我们的后背, 生与死已经没有界线。我的思维一片空白, 始终回响着一个声音: 死吧, 死吧, 给我一梭子子弹, 让我痛痛快快地死吧。我只是刹那间想到我守寡多年的老母亲, 想到苦苦爱恋多年的姑娘。

军人不断地施暴, 时而对我们用枪托砸、枪管捅和大脚踢, 时而在我们的头顶端枪一通乱放, 枪声震耳欲聋。在持续不断的暴力下, 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 我的腰部也受了伤。不少人先后被砸下或踢下最高一级台阶, 但都坚强地爬起来, 一声不响地依旧坐回原处, 一动不动, 甚至都不屑于回头望一眼军人。

指挥这支突击队的是一位上尉军官, 年纪约三十岁, 右手拿着手枪, 左手拿着对讲机。较之士兵, 这位军官的态度还算温和, 始终没见他动用武力。他站在我们的身后, 不停焦急地催促: “你们快走吧! 快走吧! 不走的话, 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们接到了命令, 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语气中似乎带有恳求, 或许他怀有恻隐之心, 不希望见到更多的学生流血。

相比之下, 我们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 那些位于纪念碑底座之下的学生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数十人的突击队, 而是数以千计的军人和防暴警察。那些军人和防暴警察在当局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凶残地绑架和杀害解放军官兵”的欺骗煽动下, 早已对学生充满了仇恨, 认为学生们是祸根。此时, 这些军人和防暴警察正如出山的猛虎, 凶狠地扑向学生队伍, 用棍棒、枪托和刺刀进行猛烈的袭击。场面的暴烈, 令人终生难忘。

坐在纪念碑底座下学生队伍最前列的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学生, 他们在北京宣布戒严后坚持不走, 表明他们是八九民运中最坚决的一群人, 坚守到底的呼声远胜于北京学生。在军人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袭击下, 许多学生当即头破血流, 倒地不起。

但周围的学生依然端坐不动, 甚至都没有去扶持或观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学。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 只是时间有先有后而已, 所以对周围的流血似乎已经麻木。

黄雀行动 (6)

三角地 (5)

中国青年报 (5)

共和国卫士 (5)

司徒华 (Szeto Wah) (5)

天安门广场 (5)

天安门艺术 (5)

崔健 (5)

戈扬 (5)

木樨地 (5)

李铁映 (5)

纪念活动 (5)

苏晓康 (5)

茉莉花革命 (5)

西藏 (5)

许良英 (5)

邵江 (5)

金光涛 (5)

钦本立 (5)

魏京生 (5)

万润南 (4)

乔石 (4)

何东昌 (4)

刘再复 (4)

刘苏里 (4)

孔庆东 (4)

李先念 (4)

李洁明 (James R. Lilley) (4)

清华大学 (4)

温元凯 (4)

科技大学 (4)

竞选 (4)

纽约时报 (4)

肖斌 (4)

艾未未 (4)

苏绍智 (4)

陈一谔 (4)

飞虎队 (4)

黑手 (4)

七条要求 (3)

全美学自联 (3)

八十年代 (3)

冉云飞 (3)

冯正虎 (3)

卡玛 (Carma Hinton) (3)

天安门的回音 (3)

孔子 (3)

军人和防暴警察潮水般地涌入学生队伍，端坐不动的学生被无情地践踏，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

伤亡急剧增加，尤其是由于受到践踏，部分学生终于被迫站起来，但依然坚持不撤，而军人和防暴警察的袭击也仍未停止。那些坚持不站起来或根本就来不及站起来的学生，则受到更为严重的践踏。

此时，我已与几位纠察队员一起被军人打下了最高一级台阶，但依然坐在稍低几级的台阶。坐在我身旁的是与我同一学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

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钟都在流血。然而，纪念碑北侧的学生们依然坚持不撤，同时，他们坚持着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过分的言行。

凌晨五时许，侯德健、周舵等人从纪念碑底座南侧过来，出现在纪念碑北侧的学生队伍中。他们边走边去拽那些依然端坐不动的学生，大声疾呼快走，想尽量多带动一些学生撤离。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未引起多大的回响，只有纪念碑东北侧的学生随同他们从纪念碑东北角往外撤。

大约也在此时，柴玲、李录、封承德等学生领袖随着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从东南侧撤离广场。当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时，柴玲等人即撤离位于学运之声广播站内的指挥部，隐身于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中。

天已经朦朦发亮，视线开始逐渐清晰，也许是到了当局给军队下达的清场时限快到了，纪念碑底座下的军人也终于纷纷开枪了。顿时，纪念碑上下枪声响起一片，全是“哒哒”的点射，分辨不清是冲锋枪还是自动步枪。混乱中也看不清是否对准人群扫射。

于是，纪念碑底座第二层和第三层台阶上的部分学生终于站立起来，开始慌乱地从纪念碑东南角撤离。时间大约在凌晨五时十分至二十分之间。

我和纠察队员也站立起来，随着队伍向东南角移动。在我们的身旁，突击队的军人仍然不时地开枪，但我未看见他们朝人群开枪。

直到我们转过纪念碑东南角，挤在狭窄的所谓撤离信道口时，纪念碑底座第一层各级台阶以及台阶下的学生们仍未能够向外移动，因为前方的学生队伍尚未离去，正拥挤在东南角，队伍移动得极其缓慢。

纪念碑上下，枪声还在密集地响着。

在纪念碑东南角的所谓撤离信道口，学生队伍仍然受到猛烈袭击，不时有学生倒下。在我身边不远处，一位学生头部裂开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用毛巾都捂不住。

纪念碑东南角方向是戒严部队曾经对侯德健等人允诺过的撤离信道，当局事后也反复如此强调。其实，东南角并不存在安全的信道。在这个位置，不仅有大量的装甲车、坦克以及军人的严密封锁和挤迫，而且还有高高低低的草坪栏杆和被装甲车坦克辗倒后的帐篷杂物等障碍。在撤离过程中，学生队伍拥挤不堪，甚至令人透不过气来。军人的袭击，更加剧了学生队伍的混乱和拥挤，不时有学生被挤倒或绊倒，并被无法止步的人流所践踏，耳边不时传来女学生凄厉的惨叫声，有心相救而无力可及，痛苦的心中刀绞，无以名状。

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撤得稍早，人数也较少，情况可能会好些，但也谈不上是有组织的主动撤离。

与我同时从东南角撤离的学生，只是遭受到棍棒和枪托的袭击。而一些慌不择路，匆忙中脱队跑向历史博物馆方向的学生，则有人受到枪击。

学生队伍直到撤出纪念碑底座的范围，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东南侧一带，才显得不那么拥挤。大家缓过一口气后，自然而然地走成了整齐的队伍。

我看到，在纪念碑与“毛主席纪念堂”之间的空地上站立着约四、五百名学生，一声不吭，打着几面旗帜，其中有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旗帜。这群学生默默地看着我们撤离，对我们的做出的V字手势也毫无回应。后来我听说，他们是一群誓死不撤离广场的学生，对我们撤离广场很不满。

当走过“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我忍不住留恋地回顾天安门广场，学生队伍在密集的枪声中源源不断地撤出，并不时有学生退出队伍，集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旗帜下的人群之中。尽管心中悲愤异常，但我强忍住泪水，不想在军人面前示弱。学生们大多与我一样，紧咬牙关，两眼喷射着怒火。

在“毛主席纪念堂”与前门箭楼之间的开阔地，数千计的军人在待命，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悲愤的学生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到了箭楼附近，街道两旁才出现群众，大约有数千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泪水挂满双颊。见到学生悲愤的神态，他们强忍悲伤，安慰学生说“你们没有失败，你们总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广场上来的！历史不会忘记你们！人民感谢你们！”面对这样的北京民众，我再也止不了泪水。

一位六十岁的老大爷一边悲伤地哭诉着：“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死了！……”一边对学生队伍哭喊着：“孩子们，不能忘记这笔血债！不能忘记呀，孩子们！……”

一些学生对着路边的群众跪下了，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对不起大家，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当我们在箭楼附近路口拐向前门西大街之际，从身后的广场方向又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期间夹杂着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不久，有学生从队伍后面追赶上来报讯，那群坚持不撤的学生惨遭枪杀。

在撤退的路上，不断见到血腥镇压所遗留的痕迹，鲜血斑斑，枪孔密麻。沿途不时遇上大批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军

张健 (3)

李大同 (3)

李泽厚 (3)

李陀 (3)

梅艳芳 (3)

武运学 (3)

毛泽东 (3)

洛德 (Winston Lord) (3)

海子 (3)

温家宝 (3)

王志新 (3)

王文 (3)

王有才 (3)

苏玮 (3)

蒋捷连 (3)

赵瑜 (3)

郑旭光 (3)

鲍彤 (3)

38军 (2)

余志坚 (2)

佩罗西 (Nancy Pelosi) (2)

六部口 (2)

刘心武 (2)

刘贤斌 (2)

北京理工大学 (2)

卢冠廷 (2)

四五运动 (2)

尼克松 (2)

巴金 (2)

张伦 (2)

张德培 (Michael Chang) (2)

张智勇 (2)

张铭 (2)

成龙 (2)

林耀强 (2)

梁淑英 (2)

熊炜 (2)

王志勇 (2)

王正云 (2)

王若望 (2)

罗文 (2)

老木 (2)

自由化 (2)

艾青 (2)

芮杏文 (2)

许家屯 (2)

邓丽君 (2)

队，记得很清楚的是其中一支空降兵部队。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当局出动了除海军之外的各兵种部队。

清晨七时许，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行进到西长安街。我与中国政法大学约二十余名师生处在邮电大楼附近。长安街是中国最宽的马路，约宽七、八十米，属双行道，南北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约一米二的绿色尖头栅栏。学生队伍当时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南边的自行车道上。就在这时候，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一边喷放着淡黄色的烟雾，一边沿着正行走着数千名学生的自行车道快速地驶过来。这种淡黄色的烟雾像是催泪瓦斯，因为尽管它极富刺激性，但并不催人泪下，而是使人咳嗽不止。政法大学的一位青年女教师当场被熏晕过去，被学生送入医院急救。

尽管在广场上经历了血腥镇压，但学生们还是料想不到军队会残忍到用坦克继续追碾已经撤离广场，并正处在返校途中的和平学生队伍。慌乱之际，学生们纷纷翻越绿色尖头栅栏而躲避，不少人被关头栅栏刺伤或跌下来摔伤。最可怜的是那些柔弱无力的女学生，大多无法翻越高达一米二的栅栏，只好紧贴在栅栏旁，惊恐万状。

待坦克过去，比我们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已惨遭不幸，十一名学生当场惨死，另有两名学生被碾断双腿。（事后得知，其中一名被碾断双腿的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方政。）发生惨案的现场位置在六部口。

一位市民见义勇为，将其中五具死难学生的尸体运到中国政法大学，摆放在教学大楼前。这五名死难学生，一位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死难者是一位博士研究生，身上带有全家福的照片。另外两位死难学生的学籍不明，很可能是外地学生。

坦克追碾学生的惨案激怒了大家，许多人拣起路旁的石块，奋力抛向已经远去的坦克。

学生队伍经过重整后，继续沿长安街前行，在西单路口北拐转向西单大街，然后转向新街口。在新街口，学生队伍分为两路大军，一路以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为主，往北去，一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主，往东去。

自进入西单大街始，两旁的民众越来越多，情绪很激烈，纷纷痛斥军队的暴行，并热情地赞颂和鼓励学生。

在新街口，发生了一段令我难忘的小插曲，一位纠察队员遇上了通宵达旦寻找等待他的女朋友，泪流满面的姑娘小鸟似地飞扑上来，俩人当众紧紧相拥亲吻，以中国人罕见的方式庆贺劫后重逢。在为他俩庆幸的同时，我不禁想起那些长眠的学生，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前景无限美好，本来可以成为优秀的教师、科学家、工程师、作家，可以成为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以至好爷爷、好奶奶，然而，为了民主和自由的事业，他们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想到此，《血染的风采》一歌的旋律在脑海中回旋，我带头唱起这首悲壮的歌曲：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上午十时许，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校园——中国政法大学。在校门口翘首以待的师生们，一拥而上，紧紧地拥抱着我们这些幸存者。校园内外，一片哭声。

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存者，但是，我们没有丝毫的欣喜和庆幸。面对着并排躺在教学大楼前的五具遇难学生尸体，我们齐刷刷地跪下，第一次放声痛哭。

泪眼朦胧中，那五具死难学生的尸体尚在滴血。一名死难学生的头颅被坦克压扁，绑在额头上的红布条深深地嵌入右侧面颊。

师生们尚在痛悼哭泣，而大批军人沿着校东门前的学院路推进过来，并对准政法大学校门上方横扫了一梭子子弹。

北京城枪声密集，血腥屠杀还在继续！

八九回忆

Posted by eddie at 5:49 P.M

Labels: 严家其, 侯德健, 刘晓波, 刘苏里, 吴仁华, 吾尔开希, 周舵, 封从德, 政法大学, 方政, 李禄, 杨涛, 柴玲, 民主女神, 王丹, 王军涛, 甘阳, 老木, 赵瑜, 郑鲁滨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Newer Post](#)

[Home](#)

[Older Post](#)

郑也夫 (2)

郑存柱 (2)

陈军 (2)

陈卫 (2)

陈明远 (2)

陈水扁 (2)

陈西 (2)

陶斯亮 (2)

骆一禾 (2)

鲁德成 (2)

麦天枢 (2)

丁茅 (1)

中央电视台 (1)

任晓丁 (1)

何晓清 (1)

光明日报 (1)

兰州大学 (1)

冰心 (1)

刘华清 (1)

刘强 (1)

刘燕 (1)

刘迪 (1)

刘青 (1)

北岛 (1)

叶研 (1)

吴学灿 (1)

吴祖光 (1)

吴稼祥 (1)

唐柏桥 (1)

喻东岳 (1)

喻东晓 (1)

基辛格 (1)

天安门记忆 (1)

姚依林 (1)

季新国 (1)

季羨林 (1)

宋松 (1)

岑建勋 (1)

岳武 (1)

川普 (Donald Trump) (1)

张伟国 (1)

张工 (1)

张志勇 (1)

张振海 (1)

张炜 (1)

彭真 (1)

徐勤先 (1)